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三

宋 陳淳 撰

## 書

### 荅西蜀史杜諸友序文

某外日別次甚感諸友各勤贈言途中匆匆未及披覽至家人事稍暇後方得一觀類皆志趣高明不肯埋没流俗俱卓卓有景慕賢德之意竊深為之敬嘆其間有

義未安處敢一切磨之史兄全篇以濂洛之學乃洙泗萬世之正學為主意而謂文公集厥大成粹乎真洙泗濂洛之淵源可謂已認著聖賢門路而得其一定凖程矣但當即此為終身鑽仰之計且須平心玩味切已體察孜孜循序毋支毋離毋過毋鑿則異日自有登堂入室處所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無非生生不息之誠鳶飛魚躍上下皆察無非成性存存之妙此等陳義似高然不免舉子時文牽挽之態看道理正不可如此含糊

須各隨本文子細紬繹乃能明曉瑩徹有切己得力處如乾彖傳所謂變者化之始以所賦之命言化者變之成以所受之性言二句乃謂乾道變化無所不利而萬物各受其所賦之正以為一身之主所以釋乾利之義蓋就陰静一邊言之生生不息之誠乃一元生理之流行貫徹乎四德動静之間循環而無端也中庸引鳶飛魚躍以證天理自然流行之妙昭昭乎天地上下無所不在若成性存存乃言智禮本成之性存存於我則道

從此而出其存之又存乃工夫純熟無間斷之意此等語脉自各不同强為牽合則渾雜無别有害於窮理之實至所謂清濁混雜有待澄治則為庸人者又欠委曲據人生氣禀除了聖人一等自賢人而下便已皆然但其中多寡分數煞不齊而人品隨之亦煞不一未可都以庸人一例斷之失權衡之平矣餘所講明則皆平正穩帖路脉不差為可喜千萬勉之杜兄深有警策於為學當在自己下工夫實體之一言全篇反復推證以是

意為主而服膺之可謂得切問近思之要矣大抵古聖賢邈在數千百載之上影響絶不相接只有遺言在簡冊間今若不實體於已則何由識言中滋味而得古人心腸肝肺於已分亦何相干須把聖人之言如親承謦欬於羣弟子如親與同堂合席相講磨其所論事如自已親做底一一就已上實體之則其是非當否輕重緩急一如痒疴疾痛之切於身皆瞭然可得而知矣由是而之則聖賢千言萬語皆為切已之盤盂几杖箇箇有

受用處及其久而熟也雖或閒言漫語亦無非吾切已之益而用功之實也然於實體之中亦須致知力行工夫並進蓋實體察之則知益精實體而合之則行益切又不可徒守彼一言恐復糊塗無活法也子安所叙雖嫩而旨意已平正其論閩浙湖湘江西之學為門各異而獨有取於閩學得正傳之粹亦所主之不差矣但諸家之深淺邪正亦當灼知其本末表裏無纖悉遁情方能決不為吾惑而所主者益堅以定若未能然則全未

可惹著只一意堅吾所主以待他時識見長而自明且如湖湘之學亦自濂洛而来只初間論性無善惡有專門之固及文公為之反覆辨論南軒幡然從之徙義之果克己之嚴雖其早世不及大成而所歸亦已就平實有功於吾道之羽翼浙中之學有陳呂之別如呂以少年豪氣雄大俯視斯世一旦聞周程朱張之說乃盡棄其學而學焉孜孜俛首為聖門鑽仰之歸未論所至之何如只此勇於去邪就正一節深足為至道者之觀亦吾名

教中人如諸陳輩乃鄙薄先儒理義為虛拙專馳騖諸史擿摭舊聞為新奇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曰此吾所以為道之實者茲又管晏之輿皁而滇學者於卑陋之歸也若江西之學則內專據禪家宗旨為主而外復牽聖言皮膚枝葉以文之別自創立一家曰此吾所獨悟於孔孟未發之秘旨而妙契乎堯舜千載不傳之正統者其實詖淫邪遁與孔孟周程大相背馳甚為吾道賊害尤甚後進看邪正不破樂其徑便

多靡然從之此種自江淞浙已滋蔓矣玆其取舍從違之機非理明義精未易決在初學有志斯道而為聖賢之歸者誠不可不謹其所習也其名約之則汎濫駁雜之甚矣所列道學四條之義安得許多分裂所謂道學者其所學以道為主而所謂道者又非有他只不過人事當然之理天下古今所共由者而已初非有幽玄高妙懸空在萬物之表與人事不相干者也但推其根原所自来則出於天命之自然而語其全體所會則實具

於吾心惟是氣稟物欲之交累而致知力行等工夫少得人勇猛去做如果有能做得此工夫淨辦至到則是理可復全於我由中而見於四體則目視耳聽有常度手舉足履有常節至於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皆仁義禮智睟面盎背之餘而為道德之容見於應事接物則為父子有親為君臣有義為夫婦有別為長幼有序為朋友有信無不各盡其道者皆此理之大目而為人倫之至其與朋友切磋琢磨者亦不過講明乎此理而相

勉以進之也如大學所謂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盖以切磋骨角有脉理之可尋乃是言講學之事非指此目為道學也其發明聖經緼奥著書以導後學者亦不過寫其平日躬行心得之餘而寓於修道之教也雖至於治國平天下彌綸天地裁成萬物亦莫非其中大本之所流行而明德新民之極功非度外也是雖曰萬殊而皆一本也此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傅周召達之所行孔顔曾孟周程諸儒窮之所明無二致也若所學不由此

則無其本而所固有者不能有凡百所為皆不免於外而計較之私是雖言動有禮容止可觀未必合理義之當然而為先王之法言德行也是雖忠於君孝於親弟於兄信於友未必得古人之成法而為中庸之至德也雖於朋友講磨極其博洽殆亦不過俗尚意見之偏而非聖賢之精義也雖訓釋諸經窮深極微號為名儒殆亦不過曲學專門之鑿而非道德之格言也雖至於治國平天下亦不過才智功利之陋而非此道之大用流

行也是特漢唐諸儒及管晏傳輩等事烏識所謂聖門之學而烏可以道學名之至所謂終日兀坐與坐禪無異而前輩又喜人靜坐之說此正異端與吾儒極相似而絶不同處不可不講其所以為邪正之辨道佛二家皆於坐中做工夫而小不同道家以人之睡卧則精神莽蕫行動則勞形揺精故終日夜専以打坐為功只是欲醒定其精神䰟魄游心於冲漠以通仙靈而為長生計爾佛家以睡卧則心靈顛倒行動則心靈走失故終

日夜專以坐禪為功只是欲空百念絶萬想以常存其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底心靈神識使不至於迷錯箇輪回超生路頭爾此其所主皆未免意欲為利之私且違陰陽之經咈人理之常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也若聖賢之所謂靜坐者蓋持敬之道所以斂容體息思慮收放心涵養本原而為酧酢之地爾固不終日役役與事物相追逐前輩所以喜人靜坐必嘆其為善學者以此然亦未嘗終日偏靠於此無事則靜坐事至則應接故

禮經於合當坐時則坐如尸合當立時則立如齊明道亦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是皆天理之公而學行當然不容廢者若江西之學不讀書不窮理只終日默坐澄心正用佛家坐禪之說非吾儒所宜言在初學者未能有得則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可須臾忘也安得終日兀坐而無為如理未明識未精徒然終日兀坐而無為是乃槁木死灰其將何用來說乃謂心最難制默然端坐舉日紛然不火而

熱不冰而寒欲其無所思而不可得則差之遠矣心不能無思所思出於正乃天理之形非以無所思為貴坐當思亦思思其所不當思則為坐馳非以無所思為奇特他門欲終日默坐無所思便自忽然有箇覺悟處寧有是理哉道必講而後明物必格而後知大學首重在格物致知者非謂格物致知都要周至全盡方始可做誠意正心修身等工夫凡一切工夫合下須齊頭並做但語其功效次第必物已格而後知乃可得其至知已至

而後意乃可得其誠以至心正身修各隨次第得力爾
天下事物無一非理之所寓而格之自有次序先其近
者小者而後其遠者大者先其易者著者而後其難者
幽者論其極則天地萬物皆不可遺語其要則日用人
事最不容緩如事親當孝者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
窮格所以為孝之理當如何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
而為溫凊之節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
以實能盡孝如事長當弟非是空守一箇弟字必須窮

格所以為弟之理當如何如何而為侍坐侍食之禮如何而為應對進退之儀凡禮經事長條目皆無一不究然後可以實能盡弟况此身在目當如何視而為明在耳當如何聽而為聰在手當如何執而為恭在足當如何履而為正内而曰心當如何而存曰性當如何而盡曰情當如何而撿曰意當如何而誠曰仁曰義當如何而居如何而由曰道曰德當如何而志如何而據善如何遷過如何改而為吾益忿如何懲慾如何窒而為吾

損利與義雜如何而能舍利如何而能取義巳與禮並
如何而能克巳如何而能復禮言當如何言為法言行
當如何行為德行居家當如何為齊居鄉當如何為睦
居官當如何為理事君當如何為忠待人當如何其節
文接物當如何其品制似此等類是多少底事皆為人
至切要處若不講究得一一分明如何忽然自能之亦
如何做得人今舍此等不務却疑身外別更有深奥處
而欲博窮六合知其非所得知果何以彼為無乃太失

之支離向莊列圈穽去豈聖門實學之謂哉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舍此不務而欲泛然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正為此爾若果能低心遜志於人事處下學既到則根本體統一定至是雖或窮高極深莫非吾度内亦自可以通天地之大全矣若讀書次序則嚴陵講義第四篇已明須循此而進方可入道讀晦庵之書則第二篇已言其略矣須以此為定準方可路

脉無差果於是焉真有實得則胷中權衡尺度明明整
整以之讀他書真偽邪正自判然迎刃而解雖汗牛充
棟不能為吾惑不然則將有泣岐望洋之憂亦難保其
不迷而覆矣近思録之讀則已見答林司户書大抵首
尾陰陽性命之説姑示學者以理義根原大端有在於
此而不在乎他蓋亦不離日用人事之實特欲使志道
者起向慕之心而知所底止非遽躐等俾之强通也自
第二至第五卷皆用工夫之切十三十四卷又辨異端

明道統尤不可不熟於究竟此數卷果通則首卷將不言而喻矣

答楊行之

承附進書翰深悃間闊之情去冬都城幸獲邂逅諸賢拳拳向道之志度越流俗倍等竊深以為喜蓋聖門之學雖自濂洛紫陽諸儒宗發明得已有成説如皎日如夷途如桑麻穀粟之切於日用奈斯世士俗甚陋類竭一生心力顛迷沈没於科舉中每厭薄理義以為若將

浼焉更不復有回頭問津者不知舉業有害乎聖賢之學而聖賢理義文字本無相妨理義明則文字益條暢有精采況日下視聽言動事親事長待人接物處箇箇有合用道理切身不可一日闕者乃反屏去不少顧而急急於身外儻來不可必之物冥其心於虛浮無根不之覺多見其不知輕重而果於自暴自棄為下流之歸也某自戊辰辛未兩至中都絶無一人知音過門丁丑歲再至雖四方英雋來往相過者亦衆然大抵或只欲

識面或圖結交或只要知已求其所謂確實下工真以理義相切磨而期有實益於已者絶難得一二見既不可以往教又不可以强聒遂使區區與人為善之心無從而發而聖賢精切正大之論亦無由得到後學之前今諸友皆真情悃愊有樂相親之意切磨講貫日求實益不為具文可謂真有志於聖賢者此豈世俗尋常所可論哉惟真有志於聖賢然後能辦得真下工夫真相切磨而可以真有警發異日必亦真有造到真有成

就而不徒爾也諸所惠序文可見人人志向其中或有合講磨處已别紙剖析去可相與詳之所喻讀大學論語二書已畢再欲從首子細窮索所疑甚佳但所疑亦未可强索須意到自見文公四書一生精力在是至屬纊而後絶筆為義極精矣凡立語下字端端的的如逐字秤過一般無一字苟且過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觀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觀或問中太博而或

未貫則易泛必於章句約之論語聖人之言真如箇元氣極是渾淪無縫可鑿被文公直就句裏面剖抉出許多精藴来為詞甚約而涵理甚賅註文與經文字字元自照應有一字當數十字者有一字當數千百字者不可草草率畧皮膚上走過然亦不必别生枝節過求只就本句下所註本語逐字相照理會要實通曉其義字字句句既分明則總一章全旨玩之一章既通透訖則讀第二章二章又通透訖則讀第三章章章如此相接

續去則前後旨意又相發到一篇終則一篇中許多理義又接續相發而聖人之旨可見於一篇矣到二十篇俱通則篇篇許多理義又接續相發而聖人一部書之全旨粲然盡在目矣果能於是中有得則理義已稍見大概方可讀孟子以發暢之今吾友讀之太快易恐未見得趣味處程子曰論語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是只空念過

全未有一字之得恰如未曾讀也得一兩句喜者是已開得一線路子入也知好之者 訣 覺其中有趣味之可嗜也不知舞蹈者是已嗜後沉潛饜飫在裏面又深悟其趣味之無窮而不能自止也舊答林司戶書中亦有說讀論語之法可參看若諸子時文之類欲應舉者自是合當讀後生筆力未熟此等工夫豈容少廢但在平居暇日可酌輕重立課程如程子月中十日之說未為害若在今試期之迫則且將聖賢等書權放一邊而

專做舉業工夫亦無妨

答蔡仲圭 邵武人名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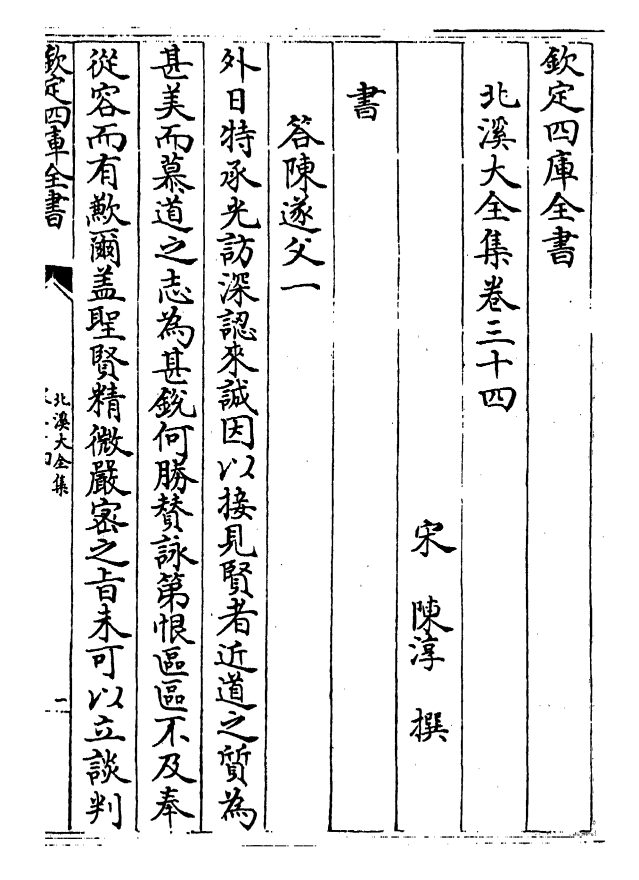
某前者過建陽朱寺正處領文字一封并別簡議論廹行匆匆不及報今回程不可無一言簡中所喻性一條別立語固佳然彼此都一般但文質不同初未嘗有異旨也又謂仁義禮智四者之發本無次第則恐未然大抵心之理本渾淪只一箇物分而言之則為四位相對截然各有定分而於四者之中脉絡又未嘗不相為貫

通又非判然各成四箇界分絶不相交渉去惟其如此故纔一遇事觸物此中打一動便都呈露在面前隨吾所用而應固自有秩然不紊可以次第言時亦或有雜然並見不必以次第言時初不可執定拘著在一偏况如所講兩節一從下說上去一從上說下来自是天然如此不待人安排亦烏得强欲紊之以為不然如所謂與賔客相接初纔聞之便有箇懶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是合相見之客初聞之自是如此其後接見之

禮嘗待之義自是隨應相繼而出復何疑焉來說乃於
旣懇惻後方裁度其可見與不可見若是不當見之容
合下便不見自不曾上心來豈得思量而後決這裏合
下元亦不曾有懇惻之動又何待至此後方徐徐為之
裁度其可見不可見邪恐皆雜亂不可得而通矣如所
講兩節方是粗言其大畧耳據裏面曲折大有事在必
若究言之大處則大有小處則小有疏處則疏有密處
則密有充之天下莫能載斂之毫末不能遺若果見得

本物真玲瓏貫穿四方八面俱透徹則横說竪說七顛八倒說無所窒礙而無所不通何但止此為然哉更在詳細深切體察而涵泳之無急輕議論他日熟後自當條暢别紙更録所改命章一段并仁義禮智章數節寄范九哥處達達聊以為 講磨之助也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三





#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四

宋 陳淳 撰

## 書

### 答陳遂父一

外日特承光訪深認來誠因以接見賢者近道之質為甚美而慕道之志為甚銳何勝賛詠第恨區區不及奉從容而有歎爾盖聖賢精微嚴密之旨未可以立談判

而斯道高明正大之體非可以翹想窺彼此交拘於內外之為限而無以暢切磨之情恐不免有滯乎駿才一日千里之進也

答陳遂父二

所喻病痛有喜善嫉惡之心太勝而包荒之量則未洪勇往直前之力有餘而詳緩之意則不足非自反之篤何以及此大抵病痛有從氣稟之偏來者有從已意之私來者其類自不同而於氣稟偏中又不一有偏向上

去是過於厚過於善而為君子之過如黨錮諸賢之類有偏向下去是過於薄過於惡而為小人之過如世俗五不孝之類若喜善疾惡勇往直前等類却是氣禀之偏為病而過於厚過於善者固非私意之屬亦未可為之深疾然欲去其病者無他惟進吾之學至於理義窮格昭明氣質磨礲純粹則其遇事所發當好而好當惡而惡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輕當重當緩當急皆莫非天理流行自無不各中其節而無復有太過不及之病矣若

吾學未進理義不明而氣質不化則病根不去雖欲力推强制亦末如之何況如一以包荒為量而其理不明則混而無别有妨乎智一以詳緩為意而其理不明則懦而無立有害乎義又不可以一定拘也至程子讀論書法要平其心易其氣所謂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可先立一箇定說纔先把一說為主於中便如秤盤上先加一星了到秤物時如何得銖兩之正易其氣者只是欲見得聖人真意時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

緩自然而得之乃能默契非如初入門鑽仰考索時奮厲吾氣力鋭攻急逐之可能也如左序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而得即此意也然讀書見今緊要處最是虛心玩味切已體察兩句為要不可易之以為常談而忽諸

答徐懋功一

承示及大學章句雜詠一篇可見用心傳習之不苟非徒為口耳之好者竊不復事形迹輒以情義相忘詳為

三復直據鄙見隨章改抹批鑿而總論講學之大意於其後亦惟有真切磨然後有真警發有真警發然後有真造到惟英明無以為㕾而深為之熟復焉果若有會於心而實用其功以副之沉潛浹洽見得其中趣味源源而出則嗜之有不容釋而進進自不能已者夫然後知愚言之為決不我欺若以一斑半點自奇以直詣徑造為志務獵虛名不圖實得則與聖賢心事相反非愚之所知也

答徐懋功二

某始者接吾子於稠人之中見其粹然有近道之質而卓然起慕道之志為之敬愛既而日夕相親聲臭相投而不相枘鑿竊不自勝其喜以為斯學之不孤也今承貽書乃以親朋相責以為恐害夫場屋之文而中心亦為之自疑而驚且嘆焉嗟乎吾道不明至是哉自堯舜周孔之教不行於世而禪學老子習盈乎中土世之儒者類以吾之為道亦二家之比蓋皆有超乎天地人物

之表為世外一等幽微玄妙之説與日用人事不相關遂為吾子忠告其懼有陷溺之害是蓋不知吾道中體統不識吾學中趣味而為是卑陋之見亦無怪乎其然也自有天地則有此理有生人則在心所具有五常在身所接有五品在日用動静有萬事而道行乎其間不能與之相離講明是道則為學實踐是道則為行實得是道則為德舉而措之天下則為事業而發達於言詞則為文章故道與文非二物也是則吾道豈日用人事

之外別為一等幽微玄妙之說而文即是理之所形見豈能有外乎道哉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華實道即體文即用𥁞中而彪外和順積而英華發六經孔子之文也而實孔子之道所以渾然一本者流行貫通也七篇孟子之文也而其大本自性善而來故醇醇乎仁義王道之談荀卿惟不識大本故其文偏駁而不純揚雄惟善惡無別故其文淺短而艱晦董子最得聖賢之意故三篇之策純如也惟其見道不甚明白故其失

也緩而不切韓子惟有見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故其文雄深雅健最為近古惟其知用而不及體故無精微縝密之功歐陽之文步驟最學韓而欠韓之健不免淺弱而少理致由其不事性學無韓之淵源耆山之文老蘇波瀾最為雄健然縱横偏駁原於戰國之學歐陽子以為似荀卿其偏駁者相似也東坡雄健大不及其父然節氣所充亦英發但揆之理則不十語必差未能改家學縱横之舊至子由則弱矣又不及其兄然其致

頗近理而少繆又似過於凡惟所學以虛無為宗皆非有聖賢之淵源者也若濂溪關洛諸儒宗不為文惟其道體昭明間有著書遺言一二篇實與聖經相表裏為萬世之至文歷考古今其文之粹者未有不根本於道而多駁不純者皆由是理之不明者也若今科舉之文至為陳腐爛熟浮虛卑蔍不足以古人前輩論然其所以為文亦豈能外天理人物離身心萬事而為說哉既不能外天地人物離身心萬事為說則所以行乎天地

人物之中身心萬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而不可離者正所以資文之精采而發文之波瀾何有妨於文哉雖今之文不本於道而文中之傑者蓋亦有與道暗合由之而不知者也況國家法令何嘗禁人為理致之文而有司程度亦豈必取夫無理之文哉學者惟窮理之不精而見義之不明爾理義決非害人之具果能窮格工夫至到胷中昭融洞徹無一毫之少蔽則於吐詞論事如氷融凍釋如破竹迎刃而解如春陽著物隨所

至無不敷榮條暢又何艱深蹇塞之為乎故凡狀物意之不切者由其見物理之不真也論事情之不白者由其燭事理之不瑩也然則理義於文章果不相為悖而世儒交攻卑陋之說無足惑亦無足責也吾子於文已成一機軸詞源之正駛詞鋒之正銳其於對敵有餘也科舉之文足以對敵則已其得失有命焉若於其上求之益工為必得之計則惑矣理義在吾身心不可一日闕者一日而舍去則醉生夢死為迷途中人為庸夫俗

子為自暴自棄於孔孟門墻之外此其輕重緩急之辨亦惟有志者之自擇連日公事冗擾不得暇今撥剔奉報併録舊作似學之辨一篇與此意正相發者幸併一覽焉當有以釋其疑矣

答徐懋功三

外日承喻及世俗風波有譖言之入於百里者不審其然邪此無他皆由未知心事之故爾大抵世俗耳聞目見口誦心惟是非美惡好惡輕重只是流俗一種見解

初不識古之士君子用心爲如何不識古士君子之用心由其不識聖賢學問功夫之所在聖賢學問功用之大極於彌綸天地化育萬物而其用功之至切至要處惟在於此心此心寂而靜則有直内之敬感而通則有方外之義體未發則卓然存大本之中用既發則粹然達中節之和在吾身主宰人而處已則不愧屋漏不欺闇室肅肅乎上帝之臨汝出而應接則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兢兢乎不敢有一念之忽視不妄視而視必思明

聽不妄聽而聽必思聰言不妄言而言必忠行不妄行而行必謹足容必重而不妄履手容必恭而不妄舉口容止而不妄欬色容莊而不妄笑頭容直而頸必中氣容肅而屏不息山立而揚休聲律而身度而其所以為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常惺惺乎一敬者蓋又貫動靜顯微徹表裏終始而無頃刻絲忽之容有間斷志於古學者平日用功蓋如此雖未敢望聖人之純亦不已常必勉為君子之自強不息一有非禮之稍干吾防則亟察

而克去之一有私意之微動其幾則早覺而勦絶之日
惟切切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樂取人善於已聞人之
過如聞父母之名凡其磨礲剔刮直欲使吾胷中光明
瑩淨洒如光風霽月日用渾是天理流行無一點障翳尚
何有世俗相毀相訾相傾相陷等猥瑣汚陋氣習此豈
不為妄言妄動之大非禮私意之尤者乎所謂戒謹恐
懼提撕警覺之功者至此何在寧不重為吾心事之累
吾天理之玷乎若世俗顛迷於頽波之中心靈昏昬莫

克主宰體用動靜無復準則目隨物視耳隨物聽行信足步言信口説面對人談欲猝取其舌貌與人笑欲陰劇其肝胄利如珠璣刈義如草芥上下同一習慣矣不曾此等學問工夫不曾知學古君子平日用心之如是謂其饑食渴飲與人同也冬裘夏葛與人類也意其心度識趣與世俗人一等則世俗所謂相毀相訾相傾相陷等氣習例以為常情俱不免故譖者之言易入而聽者之惑易深此無足怪亦無足憾無足為解析無足為

芥蔕也何者此吾外無預吾内也吾惟盡吾分内之所當然事官長惟知盡吾恭而已不知官長怒我之有無輕重交僚友惟知盡吾信而已不知僚友擠我之有無淺深凡在内者一毫未有盡則為吾愧而在外者於我無加損吾無容心焉論語所謂人不知而不愠易所謂不見是而無悶正此其境也故於此益有以察吾恐懼修省之功增吾之德而熟吾之仁是又為吾進學之益也何病焉某泝檄此来葢甞講道矣而知心者絶少幸

吾友臭味相投可與晤語而相聚日淺恐亦未知心曲精微嚴密之功因此畧道其梗槩以為切磋之資庶幾發軔取舍之分白得以相期一意於聖賢高明正大之域之歸而世俗猥瑣汙陋之蹊逕不在論也惟其勉之千萬之幸千萬之望

答林若時

价至辱惠書知諸賢俱悄然者何邪緻里榜重陽前已揭亦不愜公論然此等末世敝法其得與失從來不足

為賢者輕重而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亦不當以是為低昂也某區區皓首未能聞道有玷師門暮年叨冒末職又需遠闕不足以行志極為之意闌居常惟念世道之衰同志者鮮如吾執契者以純明朴實之資春秋正盛而志趣不凡每恨往年接識之不早方邂逅而忽分飛不及從容於切磋磨琢之場迨今以為歉也茲承枉翰拳拳惟以反觀内省求道寡過為務竊深嘆咏竊深嘉仰大抵此道理本無玄妙奇特只是人事日用

之常於中一一見其職之所當然而悟其理之所以然又厚養而實體之然後為己物而區區正病此而未能也不無望於吾執契交規互警之力儻能時加箴砭豈勝萬幸

與林一之

聞有欲収養遺棄之説果成否還論其姓同異否若異姓則如何此雖比傍律文然本律之意主於存恤之仁而非與其繼絶之義且係在禁養異姓條之下則非律

之正按之禮經又甚違戾在本宗而言陽若有於為繼而陰不免於自絕秦之呂政晉之牛睿識者貶之世之蚩蚩愚氓或多有循習此態成俗而不自覺而謂明者亦為之豈當局易眩未之思乎且度其果能息異日爭之之患乎恐未為計之善者更當熟入思議未可輕決也未及躬拜函丈姑此一言少盡忠告之愚不宣

與王仁甫

春首紹興書院得拜侍先丈郎中極荷欵洽豈意自此

一別而歸反成永世之訣追思疇昔其為感愴何可言諭前日一慰之頃倉卒不及少叙所欲言既而歸村杜門不復入郛日來傳聞襄事已有定期在十二月十六日果然否切惟郎中之才學行義風節度越於人非循常之比不審所當墓誌銘之類亦曾經營諸作者之筆以發先德之幽光否在祭義孝子顯揚其先一節反復甚詳明以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況郎中如彼卓卓而道義之交為世

顯顯者有廖帥寶謨公其次有黄宰直卿皆平生號為素相知而時之貴人有如鄒給事公又其門下士最相與者合具其行狀為之一請可也而行狀則孝子之職非他人所得熟知不然則或編其事實只作叚子亦可也夫孝子所謂孝之云者豈專在於送死能終其大事之謂哉又豈專在於泣血三年而盡其痛慕之謂哉又豈專在於保其財業承其爵命以光大門閭之謂哉善繼前人之志善述前人之事顯揚其美而明著之後世

最為孝子致孝之大節所關係事體甚重未易以尺楮究想在賢者素有是議無俟於鄙賤者之言而區區忝辱知識之末不得不為之一訊抑又有欲訊者郎中道義家平生素持正論不與世俗浮沉其身後舉動正鄉人觀禮者之所屬最不可以不謹始者自蔬惟未至之前七七日盛為緇黄之會存歿殆若相反何謂邪或者猶可諉曰此家人隨俗之禮而賢者不之與也昨承惠齋食甚感至意然亦頗為詸愚不曉其所謂將隨鄉儀

為此以答来弔之客邪抑尚緇黃薦拔邪若是為鄉儀以答弔客則已為濡滯流俗而立脚不住然猶庶幾其有說也若是靠緇黃薦拔則無乃隨頹波流轉全然放倒門戶者所謂君子之澤一世即斬不待其至於五世之後也如何如何已往無可言會葬之禮更宜謹之唐突附此少伸平日道義交契之忠更望炤亮不宣

與陳正仲

始吾子造門求敎拳拳執恭甚卑甚巽將謂吾子之誠

有志也因為講大學以開其入德之門既而方及首一章吾子乃無心於聽受遽告為清源之行覈其所以行之故則無説亦未曉其意之為如何也越旬日後令叔遣人来道慇懃歴歴吾子之詳家人生産之不事而事落魄不羈之態庭闈素行之不修而修猖狂妄行之術請為之嚴加箴砭以懲其舊而進其新創其既往而淑其方来某聞其言慨然為之三太息曰噫有是哉有是哉且吾子之及吾門者何謂邪意者為慕道而来也欲

相與講明聖賢之學而為君子之儒也而其為清源之遊者又何意邪無亦為孤陋寡聞而欲從師取友於四方也以一鄉之善為未足而欲兼天下之善也其立志亦可謂偉偉不凡矣然道不在乎他只在日用人倫事物之間所當行者是已子家有母之親有叔父之尊有凡長之嚴正大倫大法所係所謂孝弟為仁根本者實在此入孝出弟行有餘力而以學文蓋有無窮之樂存焉而子欲反之不稟叔父教命不隨凡比肩事母朝夕

承順以安子職是根本已先撥矣舉足第一步便錯而與道背馳矣何更以求道為聖賢之學不過講明此理而以明人倫為主敗倫逆理之人正聖門所必誅而不赦者何復以講學為而亦何君子儒之有道在邇而求諸遠素未曾識蹊逕而狂走四方者何之假使徧謁明師歷扣良友鞠躬盡敬於其旁不知欲聞見何事欲講貫何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求師友於四方而悖德悖禮之是

習不知此為何淵源吾鄉儒宗所臨道德遺風未泯雖後進拘於舉子程度未能嗣音然猶寶祖業安里塾日怡愉於事親敬長之側不失人道之常亦足以為善俗子不是之善而欲變常求異以取善於天下是乃反人道為行怪之舉既自誤其身而復誤其弟相從於狂妄之歸蓋莫大焉而何善之能為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不聽曹交講學於其門而必使之歸求諸孝弟之間者非有秘於交也

欲其朴實用功屏虛文而務實行以為入堯舜之實地是誠深有愛於交而不為交之欺也吾子其熟復斯言以為切已之警請無求諸他且安心定志從小學之書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若甘於自暴自棄則無可言者矣

答陳正仲

承喻文公語録云自家只著些子力提醒照會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此語只是指此心萬理本

自完具只著些少持敬工夫便都森然如在面前所謂持敬便即是提醒便即是戒謹恐懼此中趣味須實用工夫便自見得若若執捉太重則又太拘拘反成畏怖驚惶去本然道理反晦了戒謹恐懼四字解析亦切於自省者但此處用四字意說得較輕戒字只是懲創禁止之意莫恁地不好而已不必記人已前後又多端了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五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陸麟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五

宋 陳淳 撰

答問

答王迪甫問仁

承示仁說大概近傍無甚差錯處然亦未見得真有貫通之實也盖仁最是箇大底物事聖人所以教人急於求仁者只為此物乃人所以為人之主日用不可須臾

失纔失之便身心顛冥而入於禽獸之類矣其所關繫如此之切裏面底藴是多少曲折今不合只將數箇字立數箇語要拘定包蓋了便覺見如絣放在那裏意味殊枯餒孤單徒依傍人言語不自胷中流出恐於切已之用無補非求仁之善也若是真曉得底人假如簡說一兩句亦自明白親切縱教詳說到千言萬語亦自不差今須如程子所謂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須是逐件一一考究要有歸著各各通透如寶藏四

方八面玲瓏穿穴無所壅窒然後於仁始無遺蘊而可以從容體之在我矣今就叚子亦畧批其大意未穩處幸更詳之 批答叚子見下卷

答王迪甫問性

非性無自而發一句前日伯澡録所說已自明今忽將此一句揷在彼殊無理會又似不曉何也大本一正後下面許多查滓便如何自會渾化說得又太快易得無糊塗鶻突也邪

答林尉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四端是仁義禮智所發見端緒如何指作四者界分仁是此心中天理生生之全體發出來眞情自惻隱自無不愛但惻隱是於渾淪體上方萌動便是從惻隱端來流行及到那物處故愛與惻隱皆仁之情性之用如何全指仁作本是箇愛底物無乃認情為性認用為體恐差之遠矣更子細體認之

答鄭尉景千問持敬

所喻持敬之難恐莫是大把來做件事太重了須是見得敬字明則做便易無所往而不在是矣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義所謂常惺惺者敬之體所謂整齊嚴肅者敬之容所謂戒謹恐懼者敬之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又正持敬時凝定之功人心散漫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敬則有所統攝主宰許多道理便萃在其中生生有不容已所謂敬者非有他也只是此心存在不走作爾非是專要嶅襟肅容端身拱坐而後謂之敬也

坐則在坐言則在言視則在視聽則在聽無事時在此常惺惺有事時則呈露在事執此事則在此事執彼事則在彼事對境而見當境而存既不走東又不走西既不添第二件又不插第三件既不執著太重又不忽畧太急既不拘束太迫又不放蕩太寛只如平常做去久之自然耳目手足有常度容貌身體有常節初未嘗著意於持敬而固無所不敬也如文公敬齋箴正是鋪叙持敬工夫節目不可不詳玩在目前然程子曰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又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偏廢不是只靠著此一邊便自可管得那一邊也故既尊德性須又道問學二者互加功便互相發而互進不然則亦不能以上達矣若在官中自涵養而言則酧酢應接莫非做工夫處本無相妨自窮格而言則紛來沓至卻有所妨奪然於公餘所謂四子面前明白底道理亦未可全然棄卻因話纏縷及此亦同與講貫之故不自知其為過繁也

答鄭尉景千書中窮格一條之義

或疑應接事物亦窮理也而書中乃以為有妨奪何也曰是何言之易也子非不知程子論窮理之目曰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然其言固有序矣讀書居其先而應接事物居其後無亦以應接事物一節為最難非讀書有定見者未易以當此而非初學者所可遽及也乎向於書中所云其意為初學者主於讀書而言雖事事物物固

皆有理而聖賢書中又見成理義所萃而皆事物之則也在初學者入窮理工夫或茫然未識其入門或泛然莫得其要領未可當動而妄求憑虛而暗索須先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爲準則於幽閒靜一之中虛心而詳玩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考究工夫盖幽閒靜一則心清而不擾虛心詳玩則前無所蔽而可以有見果能於是理實有得其大綱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胷中權度稍定然後次而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則其褒

貶去取方可有定論最其後也乃及於應接事物以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方可有中節而不至於差舛至是則吾之見有以照彼之情而歷練感觸又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發權度可以愈精理義可以愈瑩將無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若在我未能有定見而遽欲於酧酢求窮格之益吾恐外紛而內擾彼求而此震稚嫩者為之眩惑柔弱者為之牽引其心之不流而已者鮮矣尚何理之能窮哉此夫子於子路以社稷人民皆所

以為學何必專於讀書然後為學必深斥其倭者亦正為是爾然程子之言必兼該衆目者博其功而言之也是用功深者之事也予之說非偏靠一邊乃循其序而言之也是方用功者之事也意各有所主而不相悖惟實用功者加勉而無忽焉可也

答徐懋功問過化存神說

舊說皆以過化為物已過乎前者即消化無凝滯存神謂心存於中常恁神妙應事物而心常虛靈故謂大而

化之之化即此化意此說似精而粗與上下文不相貫決非孟子本旨在常人質美者可能之流獘有老學之病至程子說曰身所經歷處便無不化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二言已甚明白而南軒又錯會下句復如前之意文公集註上句證以舜事下句證以夫子得邦家一節到此乃極明瑩無復可疑矣其意蓋謂聖人到處無不感動從化心存主要做那事便自響應此由盛德之至便自然有此神化之妙上下與天地同流語脈渾

然貫通其說似粗而實精自非聖人大根大本博厚深固安能及此乃堯舜地位事非常情所可容易到也若來說曉會未通乃是字義未明欲合二意為一說請更詳之

答李丈人因亡婦欲輟春祭之問

伏承示喻以亡者之故欲輟春祭此在曾子問誠可考者曾子問士緦不祭謂主祭者己身有緦服則不當行祭世又曰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鄭注謂若舅舅之子

從母昆弟以己身於舅有小功於舅之子及從母昆弟有緦然在所祭者而言於是死者皆無服又皆外服也神明之情自無阻也則已雖有服是私義也何可以已之私義而廢祖先正統之常祀也此於不可祭之中而有可祭者焉固不得而屈也若今之亡者在主祭者已身則謂之堂弟之婦固無服阻礙而上自二代言之一謂孫婦有緦麻一謂親子妻有大功於死者分明有服又皆内服也冥冥之間必無安然享祭之情則已雖無

服可祭是私禮也恐亦難以已之私禮而通祖先必享之情也於此可祭之中而有不可祭者焉又不得而伸也二者其義固一無可疑也若疑一代廢祭而餘代併廢者蓋自三年及齊衰大功而下其例皆然不復分别豈不以四代精神則一祖祔合高禰祔合曽祔合不全則難以獨享歟

答李丈人論喪疑

伏承示及喪疑所引雜記之文竊詳其義是前居重喪

已製重服服之矣未終而復併遭輕喪則又製後輕喪之服暫以從事而不以輕爲常若前居輕喪已製輕服服之矣未終而復併遭重喪則又必製後重喪之服而專以重爲常及除輕喪之日暫服輕服以與祥祭既卒事然後反服重服如常恐無待於服前服不脫體俟既一處不祭乃可以爲嫌今則屋祭乃後屋具饌去若二處俱祭誠爲重複而只行祭於前屋不必再行於後屋自可以爲義之通矣若必欲別擇日具一牲特講後屋

之祭此義却無不可者不必以支子專祭為疑也若必欲同日兼同一牲則於義决為不可矣

答陳伯澡問居喪出入服色

所叩出入服色在今時俗言之只得用黲布衫巾為得情理之宜溫公論禫服亦云未大祥間出諸人家假而用之正是此意其為白布四脚白布襴衫者乃公所自撰為家居之服說見本章已明矣若今人假禫服果為喪事而出未為失禮惟其視以為常直至忘哀慶弔燕

集無所往而不之全似已除喪者却為大害義也

答莊行之問服制主式

承喻及紹興服制之說某不曾見此書但據禮經已之子與兄弟之子以已視之若有親疎以父母視之已與兄弟均為父母之子已子與兄弟之子均為父母之孫故已視兄弟之子謂之猶子其服均為期不容以私意有所輕重此引而進之者也兄弟之妻與堂兄弟子之妻若有尊卑然古禮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重别之義

以親兄弟之妻猶無服況堂兄弟之妻乎自唐太宗始制嫂叔服小功而後代因之兄弟子之妻紹興服緦今律服大功已為定制蓋亦以子婦視之引而進之者也

若其式古無傳不可考矣荀氏始有祠版而溫公因之然字已舛訛分寸不中度難於據從至程子始創為定式有所法象已極精確然陷中亦不言定寸至高氏儀始言闊一寸長六寸朱文公又云當深四分若亡者官號字多則不必拘六寸之制溫公儀韜以囊考紫妣緋

者亦是以意裁之見小祥篇首所謂府君夫人則自漢
来以為尊神之通稱文公説漢人碑已如此云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六

宋 陳淳 撰

## 答問

### 答南康胡伯量問目 名詠文公門人

問大學敬四說一長上云四說乃是互足先生可之是否

互足之說亦未為差但如此樣校量都是皮膚上走四

說之意各有所主亦不須比並相校只須直就裏面深著持敬工夫到融會貫通處無所往而不敬四說箇箇有得力受用無復更有窒礙矣舊日答人書有持敬一段恐可以助高明別紙録呈見上卷答鄭尉問持敬

問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在陰陽之外恐是二物否

游氣陰陽不必分別陰陽循環不已是統言大化全體

游氣生人物是就上拈出流行發育底說所謂陰陽游氣亦猶言山之土石水之波浪云爾豈得以為二物而在外也

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或云動靜是理或云是氣或云是所乘之機所謂無端無始只是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動靜氣也動陽而靜陰其所以動靜者理也無端無始說亦未明只是此物渾淪就中分作陰陽動靜雖分作

二箇依舊只是渾淪一箇也不見起頭處也不見合尾處在造化言亦如此在人事言亦如此如元亨利貞循環不窮元亨動也屬乎陽利貞靜也屬乎陰謂動為始則動前又是靜謂陽為始則陽前又是陰若就日用論則程子所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亦此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寂為始則寂前又是感以感為始則感前又是寂元無間斷將那處窺其端乎

問明明德章句註

明德專以理言但不外乎氣氣有象理無形無氣則理無寄劄處無理則氣亦不解妙用虛靈二字看得是然虛靈二字大概形容本體明處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具衆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却實而不為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至此謂之直指全體亦可見矣

答郭子從問目　潮州人名叔云

問孝弟為仁之本章

來說解釋得前言已明然畢竟只不過依傍人言語未見有自得處仁之所以為仁須是切已體察自真見得親切端的為物果是如何加之涵養常如在目前則日用動靜無一不在是而無往不得力矣若按冊子上便見得掩了冊子去應接事物便不見則只是紙上仁也與已何相干願更勉之

問曾子啓手足章

來說已詳明此固是奉父母遺體亦爲人合當本分底事蓋天下萬萬道理非此身無所該載豈可一日而不敬謹邪

問先天後天說

來說發明先天大義未出從乾至震以下分別逆順又雜亂不可曉據繫辭易有太極及天地定位二章最是緊要處於以見易之象數次第全是天然特假伏羲手畫出來無一點智力造作至其爲圓圖則陰陽消長布

置又全與天地造化自然者相契合無纖毫出聖人私意最可深玩聖人作易本原精微之義若逆順之說則在啓蒙本義解釋已極分明恐讀之未詳請更子細消悉後天之說則已詳明矣當敬承教益

問前書所扣三子出位越思而有凝滯倚著窘迫正助之病

三子所言自量才力所至亦皆是實事但身未當其時履其地却先去著意想像把那事放在胸中如此則是

理在彼而不在此在異日而不在今日在吾身外而不
在日用之見定便是出位越思不安已之本分便是凝
滯泥著那事不待其來則應過則化便是窘迫要急於
用而不從容於酬酢之間便是有意於期必正心助長
而失却自然流行之意若㸃則志識髙明存見乎日用
處處無非此理流行之妙故從容洒落惟即吾身之所
處而行吾心之所樂絶無一毫外慕之私此其所以為
髙而非三子所及也但其行有不揜不免為狂士又不

若曾子工夫從實地上逐一做去到那一貫處為無病也

問後書所疑太極圖說中正仁義而註脚又云仁義中正

曰中正仁義曰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為先孰為後也亦猶四時言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見此氣之動静無端陰陽無始也

答王迪父問仁之目

問自其包四者而言則曰心之德自其偏主一事而言則曰愛之理然愛之理即心之德非心德之外復有所謂愛之理也

此說固然須看愛之理如何便即是心之德德裏面須有血脉貫通未可强牽合恐成鶻突也

問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

仁何故是愛之性愛何故是仁之情須見得相關親切

處乃爲有益

問孝弟者仁之實心猶穀種仁者穀種所具之生意愛即生意之發孝弟乃其發出至親至切之根苗此段與程子本説又差程子以生之性爲仁今以生意言則是已發矣根苗二字亦不可含糊根是生入土底苗是生出土來底須認定以何爲主

問公者仁之量若夫愛則此心元有之理以公而後能充其本體非因公而後有是也

公所以為仁也盖仁者本心之全體渾是天理人惟私欲間之故為不仁惟廓然大公則無私欲以間之而天理便流行矣今以量言却不親切文公嘗譬仁如水泉私如沙石能壅却水泉公乃所以決去沙石者也沙石去而水泉出私去而仁復此説得甚親切矣愛是仁之發處愛之理則具於心今指愛為理則不可

問覺者仁之著按文公謂仁是箇生物必具生之理滿腔子純是生理則其所知覺者即此生之理之自

然呈露者爾其界限蓋智之發用而仁之所兼也若指以為仁則又離矣上蔡所謂覺者又異是上蔡謂活底是仁死底是不仁與程子手足頑痺之說最近但程子主腦在於生意不貫上蔡以察識端倪為主仁以理言知覺活物以氣言上蔡之病在於指氣言仁而不及理正佛氏作用是性之說若能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及所活底道理便是仁也文公說不差来說却鶻突矣若程子手足頑痺之說只是譬生理不流行

爾上蔡意雖相近而甚不同也

問敬者仁之聚此心兢兢收斂不放則一動一靜自不違乎愛之理而心之德全矣

敬固德之聚乃左氏語然敬字看得未親切與聚意未甚相關也

答陳伯澡問仁之目

問語録以初意看仁及生之性只是狀得仁體段

此等言語若見得破後皆無窒礙蓋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生所得以為心者在五常得之最先故可以初意看如一陽来復之初生理昭然可見而在人正所謂性之仁者故春所以為生物之初而元者所以為衆善之長也道夫乃指動之機運轉流通者言之分明靠一邊了晦翁合看程子心譬穀種一節及夫子克巳復禮一節誠為親切不可不深玩之所謂生之性是仁者以大本言之也若該内外本末言則生之性乃為狀得仁之體矣亦猶其他處言仁是性又曰仁之體用所以專

一心之妙而主宰性情者也

問生之性是偏言之仁段

愛之理却可以為偏言而生之性則未可以為偏言也謂其不能兼包而貫通則誤矣

問語録謂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須於渾然統體之中分別出四者所以條理不紊處又於四者界至分明之中總玩其所以血脈處要得縱横顛倒無所不通若靠著一邊則狹隘而不能以周匝矣

問語録就惻隱上看段

傍惻隱上看則仁意不差然靠著則又迷其本矣

問語録説惻隱之心林擇之謂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劄著便痛問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

晦翁所謂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此一節發得極親切與擇之所說亦無異旨須詳味之若來説只

發得惻隱之貫四端處而亦不親切要見惻隱之貫四端只遇事到那真切懇到處便是亦只於不期而然不由人安排處見之如已有不善忽自覺著再三羞愧痛自悔恨人之不善忽然聞著再三酷惡至於痛責又如人忽有饋賜不欲受再三辭遜情甚迫切必欲脫去又如忽覽古迹之興亡忽聞時事之得失是者再三慨嘆其為是而起慕之非者再三痛憤其為非而切責之似此等類皆是真情惻隱貫通處

問仁者以萬為一體段

人物事物皆在其中然人物以生體一源而言事物以本體未發而言

問論語或問辨謝氏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

謝氏謂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此語未為失但其主意必欲識此活物乃為知仁而不務操存踐履之功則為大失而其所謂活之意乃知覺之謂乎時專以知覺言仁而深疾夫愛之説不思仁者能知覺而非可以知覺

訓仁知覺乃智之事舍愛而言知覺則去仁愈遠矣前日所謂心是箇活物仁是心中活底道理其意又不同活猶生也心不是槁木死灰常惺在這裏生生爲不息也仁是其中活底道理此正猶程子所謂生之性也更在體認之

問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奥

五峯說人要識心與謝氏說如何

楊詩不曾見全文不曉所謂然其學無本領特循篤而

講貫畧五峯多教人識心而其所以為心則指用言之又有心無死生之說殊涉妄誕而其論為仁必先識仁之體則又謝氏之說也

答陳伯澡問性之目

問理氣段

合是非真妄皆以為性則不可須是是者真者乃理之所當然而謂之性非者妄者則咈乎理之所當然而不得為性矣

問性無善無不善與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何分

別

謂無善無不善則是天理人欲於中雖未見而已隱然

同體矣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則是天理人欲於中

雖未分而已䀯然並生矣

問佛氏作用是性與虛無寂滅去四大除六根之說

相反

佛家以作用言性作用是動作運用是指氣之活處謂

衆生與佛同一性者在此故有問如何是佛答者呼天而前以示之他把此處做大本一源更無分别不知只是說著氣之云爾非指日用動作等實事為言也凡日用動作等實事他又却把作緣累須要一切掃除都歸於空寂雖天地日月山河亦以為幻妄不實都要一空始為正道其談玄說妙不可致詰處只不過即此空幻者極言之爾嘗愛程子之言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若欲窮

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此乃示人不易之格言非徒務為却絕而漫無是非也吾惟專從事於吾儒經常之定說到自家理義明徹根本深固後則其差繆處自一照而破不待勞心苦索矣大抵老釋差處只在判道器為二物而欲離日用實事以求道於冥漠之中雖其用功有極精篤處要之無下面一截則其所謂上達者便亦都全不是而不得謂之達也而何得以為道乎

答陳伯澡再問仁之目

問晦庵說克己復禮如何便喚做仁疑是兼體用而言

克去己私以復於禮純是天理流行則仁之體極是親切雖是用在其中不相離然恐愈䀌惑若到真識後自無所不通貫

問生之性兼包四者

生之性是就心之體言義禮智都統在其中若無此生

性則義如何裁制禮如何敬智如何别正猶元之貫亨利貞無一刻少息黙驗之自見

問克己復禮為仁乃統言心之全德天理之公也今卓丈所傳仁説則云天下無一物不在吾涵育之中却就愛上説似偏言之仁如何

仁離愛字不得所謂愛之理只就心之德上狀出來非於心之德之外别有愛之理也

問傍惻隠上看則仁意不差然靠著則又迷其本

惻隠是愛之初萌便是從生性發來於仁之意義為親切只是發在外不可偏靠著爾

問心生生不息又與知覺意思相類而仁是活底道理又隣於謝氏活底是仁之説

生生不息是心體本如此然貫動静而無間惟其生生所以能知覺然可以生之性言仁而不可指知覺以言仁也仁是活底之理謝氏所失只在於活物而不及理便是涉釋氏作用是性之説其取譬直以桃仁杏仁為

仁與程子穀種生性之意大異而其所謂活物者又作弄太過如有一箇物跳躍流動常在事物之間欲見此爲知仁主意又專在於知見而無操存踐履之功其差之愈遠矣

問謝氏所謂活即知覺之謂

據謝氏所謂活所謂知覺按程子頑痺不仁之說亦相似但主意却差把作一箇物恁地活欲瞥然見之方得爲仁全流入異端去也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七

宋 陳淳 撰

答問

答陳伯澡問論語

問程子說作經之意

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心體方知得所以用處今不必指定為證

問學而時習之

集註數語須當詳玩所謂明善而復其初者其中極有含蓄乃兼知行而言非謂明善便是復其初也學自是兼知行工夫豈但明此善而已哉

問不亦樂乎

此正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之樂也蓋人皆信從則是道所傳者衆吾中心之所願者愜矣豈不快樂也哉不干人共樂事

問說無迹樂有迹

說者得此理而活說自形見有迹樂者胷中快樂形容不得何迹之有非因悅之發散也

問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

學之正則路不差習之熟則學在已悅之深則樂作矣

問不和不樂

鄙者麄俗自是乖戾安能和詐者機變膠擾安能樂

問孝弟為仁之本

行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須從孝弟處起葢事親事兄乃愛之發所最先處以是為根本然後可及民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須認定此意熟看不必支離

問犯上者鮮

一言稍不中節使傷父母之色便是犯上豈是易事

問心之德愛之理

愛之理即是心之德非於心之德之外又别有箇愛之

理也但心之德就體言愛之理就用言須兼兩語方圓

問為仁之本

此第一仁字合如此正解然仁字隨處用又有淺深此為仁只以仁愛而言不必深看

問木神則仁火神則禮

此神只是氣之伸只以五行分配而言不必重看

問惻隱貫四端

貫是穿透去不可分先後就羞惡恭敬是非中只看真

情所發懇切處便見得惻隱相為貫通

問仁活物

心是箇活物仁便是心中活底道理所以謂心之德

問論語或問中說仁與巧令氣象

仁者中有實德自是渾厚慈良巧令者言輕貌輕外事虛飾自是輕浮刻薄氣象自明何用過索

問忠信

盡已之謂忠是就中心處說非指其發於外也以實之

謂信是就言上說非謂所為之事理也

問五常之信與忠信之信同異

信之得名只是實而已五常之信以心之實而言是其體忠信之信以言之實而言是其用非有二物也

問賢賢易色

易色是改易其好色之心正如中庸遠色所以尊賢之意不必將好好色來據

問忠信與誠

忠信是人做工夫處不誠無物之誠亦是就人工夫言若誠者物之終始與誠者天之道之誠則以自然之實理言當隨處看

問晦翁平生斷義分明最得延平此一言之力

晦翁平生斷義分明最得延平此一言之力如東萊則正坐此病

問節文儀則

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則定法也儀在

外有可觀則在内有可守宜細玩之

問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

不知人則人之是非邪正不能辨故賢者不得親不肖者不得遠所以為患也

問其言微婉或因一事而發

此乃說詩中其他言語如此便證見思無邪一句為直指全體自明也

問知天命

天命初無甚玄妙處但學不躐等且等循序逐件理會事物當然之則若果知之明而無所疑則更推上一層其所以然者便自瞭然矣

問生事以禮段

須熟究以禮事其親之正意始終一以禮事其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為以禮事其親其中節文纖悉委曲多少事皆不可以不講也

問父母唯其疾之憂段

凡集註有二說者當以前說為正後說雖於文義亦通終不似前義之為長爾此章乃發父母子情之真切處以感動之使之起孝起敬自不容已亦可見聖人之變化人有道矣

問夫子答子游以敬子夏以愛段

愛敬固是兩盡須深究其所以為愛敬之蘊不但口咬此兩字而已

問武伯多可憂子游狎愛子夏直義

武伯謚以武為人自可卜子夏只於不可者拒之一節及北宫黝似子夏底意亦可見其氣象端嚴子游亦未至於狎處但警之恐其流如是爾

問顔子不違如愚段

延平發得固明白亦須自體認得洒落方見趣味蓋聖人言語皆從大本中流出雖一言半句若常談而莫非妙道精義所形見他人聞之只如平常豈曾識破顔子工夫至到見識明睿其於夫子之言耳纔聞得口不待

說而心中了了如氷之融釋隨入隨化此理洞然呈露自成條理不復疑礙所以雖終日言而意旨相契不相違背此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來說雖隨文解析終不免牽強未見灑落處所謂坦然由之而無疑者只是見得此理明甚坦然平步進去更無阻礙爾亦未說到安行底意恐不必過為是支離也

問觀其所由段

觀其所由是就意之所從來處看察其所安是就心之所安樂處看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問溫故知新段

知新是心中有得於是理已覺悟曰新云者是日每有得而學能日進所蘊未可量也故可應學者之求曰可以猶云足以之謂何必又生方僅而非有餘之說以汨之乎恐涉支離而晦其正意矣

問學而不思則罔段

學統言之固是效先覺之所為今就近言學只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學是身去學思是心中思

問子張學干祿段

慎乃不放縱不輕忽之謂非方為之審擇而亦不必說僅能寡尤悔而未至於純尤悔豈易寡哉恐轉見支離而不得其所以慎言行之趣矣

問舉直錯枉段

好惡情也好直而惡枉則情之由性而發者也不可混

雜無辨謝氏居敬窮理之云乃因而及之其實此二者聖賢之要訣大有工夫在未可以易視之

問非其鬼而祭之段

妄祭未是諂於其中趨媚以求福則諂也

問不仁如禮何段

仁不止言心須兼以理看盖仁者之心純是天理其從事於禮樂莫非天理之所流行著見故玉帛所將皆吾之敬鐘鼓所發皆吾之和與禮樂只是一物不仁之人

則本心亡而天理滅所謂敬本無有雖欲用玉帛以將之而莫之能將所謂和本無有雖欲用鐘鼓以發之而莫之能發便是禮樂不為之用而無如禮樂何身與禮樂判而為二矣

問游氏程子如禮樂何之說

仁者此心天理之全體也程子正理之說雖寛而實切却見得仁與禮樂相關甚密處然須更兼游氏人心之說乃圓所以集註並言之也

問林放問禮段

儉戚雖非得中終是本之所在要須先以此為主而加隆焉然後文以副之爾

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段

此是最大節目難明處既有以明之則其他無有不可明者也最疎遠難格處既有以格之則其他無有不可格者矣所以於治天下不難也亦猶至誠感神矧兹有苗之意豈謂只能如此便能如彼更不必用工夫心力

邪

問獲罪於天段說天下只有一箇道理云云

天即理也只是一物若所說則天與理為二矣夫天者

其尊無對而豈有容夫媚奧竈者之禱乎

問入太廟每事問段

集註云雖知亦問則不知而問者自在其中然此章須

於聖人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

問射不主皮段

此章須玩古人尚德不尚力之意乃為得其旨

問子貢欲去告朔餼羊段

須知子貢意思未免計校涉於為利聖人則大義甚明故斷制直截如此

問君使臣以禮段

呂氏齊頭說本章之義已明尹氏作相關說可以足其餘意所以并取之亦不可遺也

問管仲器小段

奢而犯禮事目皆莫非在器小之内不待功業著不得後方奢而犯禮

問局量規模

局量是就身上言局是格局其所存處量是度量其所藴處規模是就事業言其所施設處局量褊淺故不能正身修德好奢而犯禮規模卑狹故不能致主於王道僅相威公霸諸侯而已二者蓋兼内外體用平説以為器小之證亦畧有先後但不可分明開了如蘇氏説得

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楊氏說得不能致主於王道所以規模甲狹處須兼二說通看乃備其義凡義當以集註為正如或問之書乃舊說不曾經脩更在平心去取不可全靠為定論也如召陵之役以義服楚最為春秋盛舉然細考之當時所以責楚者亦不過只搜尋昭王遠年已往之事及包茅小小不供貢便休了如僭王猾夏之罪實關天地大經可以為興周之舉殊不敢問着恐他未肯退聽便大費力無合殺也此皆是

器小之故須如大學局量規模乃爲大器非王佐之才不能

問純如皦如

二字正相反純則相濟如一而和皦則節奏分明而不相侵奪

問韶武善美

美以功言善以德言集註已分明揖遜征伐乃所遇之時不同非干性反之故

問性反與樂何相干

樂雖由外作却與本人意思相合便是德之影子不可謂不相干也

問居上不寛段

觀字有辨明兩件底意此三者是根本切要處可以觀人之得失若無其本則其他末處無可以觀其得失矣必如此然後文義乃足矣

問久處約段

仁者智者之能處約樂只於安利處便見盖仁者安其仁而無適不安久處約亦安長處樂亦安如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被袗鼓琴若固有之殊不以約樂為事視外事若無有也智者貪仁如嗜利而不易所守在富貴不能淫在貧賤不能移故久處約長處樂皆確然不為外物所奪

問仁者心無内外精粗遠近之間段

内外以身分别内是裏面外是外面遠近以所在言近

是目前處遠是千里之外極天所覆處精粗以事言精是入細底事粗是至麄鄙底事仁者之心日用間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該無一物不貫何有内外遠近精粗之間若見得仁分明此等處自曉然矣

問孟子中天下而立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與樂為情而所性不存焉相類得失如何

孟子主意在所性不以行藏而有加損謝氏主意在盡性以忘情之累自不同矣但看文字只須隨本章直看

正意正意既明涵泳熟後自有通貫處最不要如此牽東牽西引南引北胸中擾擾越見窒礙大義無由而明如或問之書亦姑借以證集註之所未詳其與集註異者當從集註亦不在旁搜橫索一一勘定且須放緩將見大體通貫後此等自迎刃而判不待勞心苦索矣

問强仁恐不能無易所守

强仁亦有淺深若用功深後天理有以勝人欲亦能確其所守也

問程子公正二字

二字固須兼盡然亦相因非截然二物更須知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乃私也雖或當理苟未能無私心亦未得為當理也

問或問辨楊氏會萬物於一己之說以為僧肇之言也段

世之想像理義者多好為此等大言以籠天下之物而不究其實背理傷義無一可通或問辨之已悉矣原其

初亦是放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而不得其旨毫釐之差則千里之繆所以至此

問富貴是人之所欲

不當得之富貴如齊不用孟子而欲養以萬鍾之類及世人買官覔薦等皆是貧賤在天如何去得如不能安分却非理求官營財便是欲脫去貧賤

問好仁惡不仁段

好仁惡不仁二者字固若以二人言然真能好仁者未

有不惡不仁真能惡不仁者未有不好仁但聖人於此二者各極其趣而言之未有好仁者只知仁之可好而不能惡不仁惡不仁者只知不仁之可惡而不能好人底意恐不必恁支離也此處須深究如何是好仁如何是惡不仁見得其中底蘊方有益凡看文字只就字裏究底蘊不須就字旁生枝節

問實理虛理

理無不實非有虛也但人之聞見自不實爾

問程子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段

晦翁亦嘗疑此句記有誤實理與實見不同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也

問聞道非但知一理

聞道是真知非一二髣髴之可得

問謝氏謂不聞此而死則謂生而死者為吾身血氣之為聞此而死則知生而死者乃道之出乎生入乎死而無所復憂段

此言聞道者生死乃道出入而非血氣之生死故超然無生死之累而無所復憂亦死而不亡之意蓋異端驚怪之論非儒者之所宜言矣

問士志於道段

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能保其無外役以分之

問佛有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是如何

覺只是未接物之前惺惺不昧也故亦可敬以直內然細論之吾儒覺中皆是實理又非如釋氏空寂之云矣

問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段

此章讀作三句爲安上句至有字中句至國字絶遜者禮之實一句最要乃以心言眞能如此則自足以與起國人之心矣集註文義不倒更詳之

問一貫段

忠恕之分不可亂忠盡己是在我底恕推己是及物底今曰就事物上盡己心推將去則恐渾雜無辨若曰以其盡己心者推將去則可爾

問更無餘法段

詳集註所謂自此之外更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繫之天地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之下則更無餘法是言已盡之意應至誠無息句亦無待於推是應萬物各得其所句

問一事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

一事各具一理若易究也然一一下學欲徧觀而盡識則未為易也萬理同出一原若難窮也然到上達境界

則瞭然在目亦未為難也在學者用工須俛焉從事於曾子之所以為貫而未可躐等遽求夫子之所以為一譬之一貫散錢須已數成十箇百訖與之一條索子便都貫得若散亂堆簇未曾數著縱與之索子亦無從而貫之矣

問君子喻於義段

義只是心之裁斷而宜之理也利是利便只是討便宜之謂凡所以行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飲食起居

言動之際纔有一毫涉於便已自私皆利也其事雖善而有所為而為之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稍有萌於中是亦莫非利焉不止於名位貨財之謂此特其流之甚著見爾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七